论陆机与葛洪的“连珠”创新

董 华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0)

摘 要:连珠体作为魏晋时期的一朵奇葩在文学和文体学领域绽放着她的独特光彩。连珠式在古代逻辑上是以推类的形式为基础的。连珠思想在两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作为这一时期的连珠思想的典型代表陆机和葛洪两人功不可没。陆机的建树较大,他使连珠发展成熟,趋于完善,葛洪虽犯了一些唯心论的诡辩错误,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对陆机的连珠格式的突破所带来的逻辑新发展。

关键词:陆机;葛洪;连珠
中图分类号:B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7)03-0106-05
DOI:10.16229/j.cnki.issn1000-5102.2017.03.018

一、连珠概述

连珠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文体,自出现之后就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始终,历朝历代都不乏作者。连珠体是逻辑性与文学性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微型文学体裁,它独有的逻辑性质是区别于其它文体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连珠是用事例或比喻起兴,以揭示社会或人生的重大道理,圆转精炼而又隽永含蓄。连珠的创作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广泛性和历史延续性,它滥觞于先秦时期连类譬喻的论说方式,创制于西汉扬雄,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此后,唐、宋、明、清各代的连珠创作虽然代不乏人,但是总体成就都没有超过汉魏六朝。

从性质上看,连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推论方式,后来衍变为一种文章体裁。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别具特色的逻辑推论形式,常融演绎、归纳和类比于一体而又不同于一般的省略句和复杂式。

按连珠体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速所著经传义话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所世称为通儒。”[1] 可见,连珠在《后汉书》中就已经取得了文体的地位。关于连珠的起源,传统上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肇自韩非。旧提梁任昉的《文章缘起》“连珠扬雄作”条说:“《北史·李先传》:‘(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韩子,韩非子,书中有连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据此则连珠已兆韩非。”(《文章缘起》乃后人辑佚补续之书,非任昉原著,《四库》提要已经辨之甚详。就本条而论,亦绝非任昉所作。《北史》乃唐朝李延寿著,而任昉是六朝时梁人,故任昉不可能看见《北史》一书。而本条立论却以《北史》为据,由此足见此条非任昉之论。)后来明杨慎和方以智分别转述过任昉的观点。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申该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

第二种是扬雄首创。沈约在其《注制旨连珠表》中说:“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也认为:“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第三种是兴于汉章帝之世。傅玄《叙连珠》:“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

收稿日期:2017-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八卷本《中国逻辑史》”(14ZDB013)
作者简介:董 华(1966-),女,汉族,陕西咸阳人,文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逻辑史研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受诏作之。”该观点在后世的影响较大。六臣在《文选》的注中一首畅其说，历宋明清，代不乏其人。北宋高承的《事物纪原》和叶廷硅的《海录碎事》，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均持该观点。当下权威的辞书《辞源》界定连珠的起始年代也是汉章帝之时。

应该说，早在先秦时代，思想家在论证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应用连珠体了。如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2]由“名不正”开始，一直连锁推出“民无措手足”。所以才有了孔子的“正名以正政”之说。但关于连珠的起源历来众家之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说法：(1)孙德谦《六朝丽指》认为邓析是最早的连珠作者；(2)杨慎《丹铅总录》和陈懋仁在注《文章缘起》时都认为连珠始作于韩非子；(3)沈约《注制旨连珠表》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认为连珠起自扬雄；(4)傅玄《叙连珠》认为连珠兴起于汉章帝时，是班固等人受诏而作[3]。其中“兆自韩非”之说和“始于扬雄说”较盛。

“兆自韩非”之说者主要依据连珠因喻明理的结构方式作出推断。他们认为《韩非子》篇中有许多议论的结构方式与魏晋时的连珠结构十分相近，一般是“先列其纲而后着其解，谓之‘连珠’”[4]。如《韩非子·储说》中的三十三则连珠，都是先列出总纲，即所谓的“经”；然后再逐条解析，列举例证，称之为“说”。在韩非的连珠中，“经”所表达的是要论证的论题，“说”所表达的是论证“经”的论据。韩非的连珠在表现形式上一般有两段式与三段式。两段式的前一段为前提，后一段为结论。三段式又分几种情况，其一是“……何则……”，其二是“……是以……故……”。韩非的连珠，由于是初创时期，还没有这么固定的格式。如：

徭役多则民苦，
民苦则权势起，
权势起则复除重，
复除重则贵人富。
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借人臣，非天下长利也。(结论)
故曰：
徭役少则民安，
民安则下无重权，
下无重权则权势灭，
权势灭则德在上矣。(结论)(《备内》)

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上》：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亡其羊也. 其患在竖牛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文中结构分为立论、喻说和结论三部分，这与连珠结构是相似的，它的说理方式与连珠体有共同的特征。且所谓“历历如贯珠”“若珠之结排”，皆与“连珠”之名密切相关。

现在逻辑学界多数学者都认为比较成熟的具有推论性质的连珠应以《韩非子》的“内外储说”的六篇三十三则为代表，韩非是连珠的创始者。扬雄对这种形式作了改造，创立了二段式，并冠以“连珠”之名，沿用至今。“始于扬雄说”的学者认为扬雄现存有《连珠》两首[5]。资料显示，扬雄是使连珠的论证形式与文学结合，并赋予了“连珠”之名的第一人。

如上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都能提供一个信息，就是连珠体的滥觞始于先秦时代，它是先秦时代善譬传统和论说经验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产生的理论基础与先秦典籍中丰富的譬喻和大量的论辩是分不开的，它的说理方式是连类譬喻式。而作为一种文体，历来作连珠者为数不少，其中有扬雄、陆机、庾信、王维、刘基、王夫之等，诸位连珠作者常用设譬喻证的方法陈述内容、用类推的方式进行论证，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地进行创作，作品既有文学的感染力，又凸显了逻辑类推的严密性和深刻性。

连珠的逻辑论证方法的广泛应用是在魏晋时期[6]。这是因为，演连珠的兴起，是伴随着文学创作活动而兴起的，所以对连珠的定义大都出自文学家之口。关于连珠的特点，以沈约、傅玄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沈约在《注制旨连珠表》中说连珠是“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绯也”[7]。这就是说，连珠各句之间有着互相联系的特点，它们像珠子一样编结在一起。这着重说明了连珠在推论形式上的特点。傅玄在《叙连珠》中指出连珠是“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8]。这是说，连珠的言辞优美而简约，它不直接说理，往往通过连类譬喻来表达它的论点，达到说理的目的，而使读者们能够领会。这着重说明了连珠在推论方面的特点，“论据首尾相连，环环紧扣，好像项链一般”[9]。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总之，就文体而言，连珠句子排比连属，语言简练，文辞华美，“骄偶而有韵”。从逻辑的角度看连珠旨在说理，“假物陈义以达其旨”。将两者结合，共同构成了连珠体“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10]的特点。

连珠的逻辑论证方法的广泛应用之所以是在魏晋时期，与当时社会盛行的谈辩说理之风有关。连珠体以它优美的辞章蕴涵着论理的内容而引起了各类学者的兴趣，如曹丕、王粲、陆机、葛洪、谢惠连、沈约、肖衍、庾信等，都致力于研究连珠，从事于制作连珠，成绩斐然。其中以陆机、葛洪为代表，演绎出了连珠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推理方式。连珠作为魏晋时期的一朵奇葩在文学和文体学领域独放异彩，在逻辑学领域，以它独特的推论方式应用于思维、归纳、推理、论辩之中，陆机和葛洪当属领军人物。

二、陆机的连珠

陆机所作《演连珠》五十首对连珠体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11]南朝梁代萧统在《文选》中，将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全部收录，这标志着连珠体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受到众人的关注。

陆机汇聚了前代各家连珠体式的多种因素，形成了自己的连珠体式。《演连珠》五十首中有两段式，也有三段式。其中两段式 42 首，三段式 8 首。他的两段式连珠，第一段是前提，第二段是推导出来的结论。两段的连珠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 具有演绎性质的，即由一般的道理为前提，推出具体的事物的结论。例如：

臣闻积实虽微，必动於物；崇虚虽广，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悦西施之影；乘马班如，不辍太山之阴。

微小的实在，一定要感动事物，空穴虽然广大，但是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没有人去追求西施的影子。马之所以盘桓不前进，并不是错把泰山的影子当作了障碍物[12]。

2. 具有归纳性质的，即由个别具体事物作前提，推出更一般性的道理的结论。这种归纳推理，是一种很不完全的归纳推导，因为前提也只限于一段，列举的事例很少。例如：

臣闻钻燧吐火，以续暘谷之晷；挥翮生风，而继飞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琐而助洪。

钻木迸出的火星可以继续太阳的亮光，鸟儿振翅飞翔也和刮大风一样。所以，不明显的事情和明显的事情是联系着的，小事情也可影响到大事情。

3. 具有类比性质的，即以两类事物作譬喻类推。例如：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以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

春风在早上吹拂，无论萧、艾都得到它的温暖；秋霜在夜晚降落，无论芝、蕙都受到它的寒凉。所以，明君施威和以德济世，所有的臣民都能感受到他的严正和弘大[13]。

以上是二段式的连珠。陆机还创立了三段式的连珠，用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推导过程。过去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经过中西逻辑的对比分析，认为西方逻辑中的“三段论”是“合三词而成一辩”，这与中国的“连珠”相似，所以译“三段论”为“演连珠”[14]。这也说明，这种三段连珠常运用某一种推理，而将演绎和类比或者归纳等结合起来运用，创造出了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因明的三支式相媲美。

陆机的三段连珠是一种发育较完善的辩说形式。他的三段式连珠在结构上可分为两种主要形式。

(1)“……何则？……是以……”式。例如：

臣闻寻烟染芬，薰息犹芳；徵音录响，操终则绝。

用香料和烟熏染东西的时候，色彩气味依旧存在；各种音响当琴一弹奏完就停止了。

何则？垂於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凡是留有痕迹在后世的，它的影响会持续；而那些只停滞于自身的东西，过了时就难以捉摸了。

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

所以，何晏的玄理一直存在，而他个人那种谈吐入化的神态却找不到了。

在这里，第一段提出了具体的事物；第二段由具体事物引出它所暗含的一般道理；第三段又以第二段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而得出结论。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是以……故……”式。例如：

臣闻任重於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

一个人担负的责任超过了他的能力，就会陷入困境；使用一种东西超过了它的适用范围就会遭到损坏。

是以物胜权而衡殆，行过镜则照穷。

这样，要称的东西超过了秤砣的负荷量就会把秤搞坏，要照的东西超过了镜子的反射范围就照不出来。

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

所以，英明的君主要根据臣子的才能而授予官职，忠贞的臣子则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辞去自己负担不了的职务。

这里第一段提出了既包括人事，也包括物的一般性前提。第二段推及到具体的事物。第三段推及到具体的人事。第二段由第一段推出，但又可以做第三段的前提，由第二段到第三段是一个类比推导。论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出第三段，但是第三段的直接前提是第一段，第二段的连类譬喻可增强整个推论的逻辑性。

陆机的贡献体现在三段连珠的创立上。在此之前，连珠的制作者多以二段式为主，到陆机的时代，三段式不断地被制作。从逻辑上说，二段式的推理过于简单，无论用于归纳还是演绎，都不可能得到广泛地流传和推广。而陆机的三段连珠，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容纳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推理论证过程，成为一种较完善的独立的逻辑形式。这皆源于陆机“总验名实”、“总核名实”、“审合名实”的逻辑观。

三、葛洪的连珠

连珠发展演变到葛洪的时代，已转变成为博辩广喻的议论方法。葛洪在他的论著中并没有用“连珠”两字，而且在形式上也突破了陆机的连珠格式。这些连珠式的推论有些突破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意义的，有些则并不符合逻辑推理形式的规范化。“连珠式的表述方法，有时也就成了这种淫辞或诐遁的假托形式。”[15]葛洪在形式上的突破表现在：

1.突破了四句一则的限制。打破这种格式局限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归纳和连类譬喻。这对运用归纳和连类譬喻来说是一种改进，因为归纳要求列举的事项多，类比也要求参与比较的事项多，才能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1)类比推论式

开源不亿仞，则无怀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则无弥天之云；财不丰，则其惠也不厚；才不远，则其辞也不赡。

故睹盈大之牙，则知其不出径寸之口；见百寻之枝，则知其不附毫末之木。(《广譬》)

(2)归纳推论式

金以刚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眇，谷以卑安。

是以执雌节者，无争雄之祸；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广譬》)

因为归纳和类比的事项多一些更具有说服力。例如：

至大有所不能变，极细有所不能夺；故冰霜肃杀，不能凋菽麦之茂，炽暑郁阴，不能消雪山之冻，飙风荡海，不能使潜龙扬波，春泽荣物，不能使枯卉发华。[16]

这段话属于演绎推理，但是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归纳，这里，由大前提“至大有所不能变，极细有所不能夺”，推出“故”后面的结论。而这段论证令人感觉到有效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演绎的必然性，还在于葛洪摆脱了四句一则的模式后能够更多地举出现实事例，增加了其真实性。

2.突破了用词上的“是以”“故”因果连词的限制，而运用“犹”来作为逻辑连接词。例如：

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过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虚任。犹冰碗之盛沸汤，葭莩之包烈火，缀万钧与腐索，加倍载于扁舟[17]。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直接用比喻意义的词语“犹”来联结，可以使文章的前后联结更加恰当。

3.在连珠格式上他取消逻辑连接词，而且有的形式比较散乱，成了一般的骈文，这个突破使得连珠变成了排比句和短文章，使连珠丧失了逻辑意义，这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例如：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商风霄肃，则扇废；登危色峻，则轻舟弃。干戈云扰，则文儒退；丧乱既平，则武夫黜。[18]

干戈云扰，则文儒退；丧乱既平，则武夫黜。(《博喻》)

葛洪以后，南北朝时，仍有人续作连珠。如颜延之的“范连珠”，王俭的“畅连珠”，刘潜的“探物作艳体连珠”，庾信的“拟连珠”以及沈约、肖衍、吴均的连珠等。应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有不少人在制作连珠的实践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推论形式作了有益的探讨，但是，他们并没有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说明，更没有提出一定的推论规则，因而使得这种有意义的探索未能被人们完全理解而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总之，“连珠式在古代逻辑上是以推类的形式为基础的。”[15]连珠思想在两晋时期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当然作为这一时期的连珠思想的典型代表陆机和葛洪两人功不可没，尤其是陆机的建树较大，他使连珠发展成熟，趋于完善，他的《演连珠》五十首尽管在连珠的格式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但为后世研究连珠体论式和特点留下了珍贵的信息和范例。虽然葛洪也犯了一些唯心论的诡辩错误，但是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对陆机的连珠格式的突破所带来的逻辑新发展。连珠体作为魏晋时期的一朵奇葩在文学和文体学领域绽放着她的独特光彩，并且在逻辑学领域，对逻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对西方三段论，因明的批判性接收和学习都有很重要的融合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贾连传·卷三十六[M].

[2]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三章[M].

[3]温公颐. 中国逻辑史教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32.

[4] 梁启雄. 韩子浅解(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26.

[5](清)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页码

[6]周文英. 魏晋南北朝的“推论”逻辑[A].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 [C]. 北京：三联书店，1981. 593.

[7](南朝·梁)沈约. 注制旨连珠表[A]. 艺文类聚·五十七卷[M]. 1036.

[8](晋)傅玄. 连珠序[A]. 艺文类聚·五十七卷[M]. 1039.

[9]张晓芒. 先秦诸子的论辩思想与方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46.

[10](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编选组.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汉至明卷)[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29.

[12][16]周文英. 中国逻辑思想史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2；128.

[13][18]温公颐，崔清田. 中国逻辑史教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97；200.

[14]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编选组.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65－267.

[15]汪奠基. 略谈中国古代“推类”与“连珠式”[A]. 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 30 年[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9.

[17]抱朴子外篇·博喻·第三十八[M].

On the “Lian zhu” Theory Innovation of Lu Ji and Ge Hong

DONG Hua

(*College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100, *China*)

Abstract: As a wonderful work in Wei Jin Dynasty , Lian－Zhu style is entitled to an unique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stylistics. , Lian－Zhu type on the ancient Chinese based on the logic in the form of the inference . Lian－Zhu thought in the 2－Jins Dynasty period is reached the top,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an－Zhu thought, Lu Ji and Ge Ho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is period. Lu Ji made so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ian－Zhu thought that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mature and perfect. Although Ge Hong made some mistakes of idealism sophistry, it can not be denied that his breakthrough about the logic of the new development.

Key words: Lu Ji; Ge Hong; Lian－Zhu

（责任编辑：李　静）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